

## 廉價棺木裡都是苦楝花

◆ 左耀元

臺北一〇一的貨梯好大，牆面釘上木渣壓製的三合板，因為裡面裝著比貨梯還廉價、還粗鄙的人。馬哥跟我說：「好像被關在最便宜的棺材裡。」

醫學系大四的時候我脫離了萬年最後一名的位置。主因是有同學在學期中進了精神療養院，所以那學期成績未登記。我還記得一次單元考的半夜，他敲我宿舍房門，問我有沒有繃帶？滿手是血。割的方向避開了韌帶，刺進血管，畢竟我們都學過解剖，知道血管在哪，怎麼傷害自己。

「嗯，有，我先幫你清創。」我像取下大體老師蒼白的顱骨，沒有表情，冷靜。

每到暑假，系上那些穴居於宿舍或是隱身在教室後排的學弟妹都會來問我：「學長，今年暑修列車，開嗎？」他們都知道我成績墊底，不暑修就要留級，因此我都去全臺醫學系拜託他們加開暑修班。

今年的暑修很關鍵，如果沒有在這個夏天把大一至大四的課程修畢，我將無法進入醫院見習。暑假的上半在臺中兩間醫學院修課，這兩堂課其實有部分時段是重複的，但系上並沒有規定一個人不能同時在兩間教室上課。因此，那個暑假我練成了在下課時間飆車跨越臺中市的本事。

有個學弟也跟我一起修課，但他不用兩地跑，因為他有請電機系的雙胞胎兄弟在另一頭上課。

「撐過去就是你的，進醫院誰管你生理學拿幾分？」我總是這樣鼓勵那些跟我一同暑假的學弟妹。

暑假後半我回到臺北，補修解剖學。母校的大體老師都已經縫起、火化、安葬，我重修解剖總有幾分歉意，好像老師們因我的愚笨而挨刀，他們的犧牲大愛彷彿被我糟蹋了。為了彌補這份虧欠，我在暑假總會找一些打工來假裝自己很努力的樣子。

新車發表會／展場工作人員／8HR／時薪109／不供餐

在論壇看見了這則招募，寄了簡歷過去，說我是醫學系學生。不久對方就回信叫我當天到一〇一後方的進貨區集合，並著黑色衣褲。

到了會場，找到領班，盡可能有禮貌地問候。我心想他可能會笑問醫學系學生還缺零用錢嗎？結果領班瞅了我一眼，說：「我他媽不是叫你穿黑色嗎？」

領班要我叫他馬哥。馬哥帶著我走車道下到地下停車場，然後到達最深處的貨梯，我們先讓幾組音響和舞臺燈的大箱進梯，最後才輪到我們。

讀什麼的？馬哥一問，我就知道他沒看我的履歷。三類組的，我回答。馬哥笑了，輕蔑的那種。畢業能幹嘛？他又問。應該進公家單位工作吧？我還來不及補充是公立醫院的意思就被打斷了。

「好可悲喔，現在大學生都這樣嗎？花老爸老媽的養老錢去讀什麼野雞大學，畢業領死薪水，幹到死也就那丁點錢？哎唷，沒救了。」馬哥說完後，我沒有回應。

電梯持續上升，鋼纜微微繃緊的聲音。

搭電梯到了五十幾樓，又換了另一個更小的電梯來到展間。巨面的玻璃窗可以望向臺北市的街景，冷氣沒開，

挑高的空間裡有地毯和機械的氣味。

馬哥丟給我一捆電工膠帶要我吧線材固定，如果到時候有人摔倒算我的。我跪在地上小心翼翼地吧線材黏好，一旁的舞臺正在測試音響和麥克風，舞臺很大，比我們醫學之夜的舞臺還大很多。大二劇的劇本是我寫的，當時經投票通過，主題：殭屍末日，結局：喜劇。五月，宿舍外的苦楝開花，我就寫說屍變的復活解藥是苦楝的種子。這點被總召質疑，問這樣寫有 evidence based 嗎？

順著線，電工膠帶一直黏，從沒空調的大廳走線到一間有冷氣的庫房。一抬頭，發現那坐了十幾位 show girl。我跪著經過十幾雙交叉的高跟鞋，盡可能縮小自己，不造成他人的困擾。我明白為什麼要穿黑色了，我們是影子，要躲藏在光亮的背側。

走完線後，我們被指派去樓下插旗。旗桿下方有個基座，馬哥說一〇一的地形風很大，要找水灌進基座才不會倒。我去問警衛能不能開花園的水給我們用，他說園藝的今天沒上班，鑰匙在他們那。我又問廁所的水可不可以裝，他說那是給貴賓用的。

馬哥打對講機給創意總監，告訴他沒水，結果總監果然有創意，叫我們去轉角的便利商店買四大罐礦泉水給他灌下去。

處理完旗子後我和馬哥到車道後的防火巷，馬哥在那和幾名穿著套裝的櫃姐們安靜抽菸。母校的大體老師中，有一名的肺特別黑，我們本以為那是被尼古丁燻過的組織，然而解剖學教授告訴我們那是癌轉移後，經過無數次化療、放療之後，努力奮鬥的痕跡。抽菸的肺，會更黑、更黏。

我們以為是自己不夠聰明，無法分辨組織是癌轉移還是菸油。但助教告訴我們，是我們不夠善良，總以為病患是不會珍惜身體的傻子。

暑修解剖學的前半是大堂課，我們只有第一堂看過教授的臉，後來就是學生輪流上台報告。被當的同學們互相教學，總感覺有點不踏實。

後半的課程是大體解剖學，然而在課程開始的前幾天，助教告訴我們，外校生不能修大體解剖的部分，因為大體老師沒有同意外校生參與。我想起大二劇裡面苦楝樹的種子，復活的神藥，好想摘一顆請大體老師吃下，起來幫我們簽同意書。

隔日我們一群外校暑修生擠進教授的辦公室。房間很窄，有股茶葉發霉的氣味。我被推到最前面，因為他們知道我最不要臉。我向教授說明，課程在開設時，並沒有告知後半課程外校無法參與，如果只給前半的學分，也不夠補足我們在原校被當的學分數。

教授苦笑說他也背負很大的壓力，不久前的跨校會議中，他們系主任被抓上臺罵，各校的大佬怒斥他把醫學院當成補習班，給我們這些不認真的學生開後門。

「當初上醫學系就要想好啊，不夠認真，不夠聰明你的路就會很難走。」教授輕聲道。

我轉向後方的同學們，發現他們全都向我投注懇求的眼神。我閉起眼睛，在腦中回想在原校修大體解剖學的日子，想起福馬林的腥、解剖教室外洗衣機內強力漂白水的刺鼻味，想起抄寫解剖操作步驟的深夜。

「那我們把整本，所有的解剖操作步驟寫成報告當作成績，可以嗎？」

新車發表會的活動正式開始，現場湧入許多車媒。我們工讀生被命令要待在舞臺兩側待命。

馬哥和我說，這白牌車要賣九萬一千八，盤子才會去買。你覺得這種破車有可能大賣嗎？他問。我想告訴他現在不被看好的車未來不見得賣得差……。話還沒講完，活動總監便拉著主持人來到我們一排工讀生的面前。

「挑一個，找個看起來聰明一點的。」總監對著主持人說。

被選中起身時，馬哥說了聲：「狗腿。」

我因為看起來沒那麼笨的緣故，被選中要上臺將麥克風遞給 YAMAHA 總公司社長柳弘之先生，從舞臺側邊快步上去，彎著腰，雙手遞上，並小聲地說聲：「どうぞ」。

投影幕上出現 S-MAX 155 的構造圖，這是山葉在臺灣第一臺水冷四行程跑旅速可達，前後 LED 燈具，中置避震。這是山葉很險的一步大棋，歷史嶄新的一頁。

看著 3D 動畫演示著水道如何冷卻汽缸，單槍避震如何作動，我想起了解剖手冊上的血管圖、關節切面。

沒有人會把解剖操作步驟整本抄寫，那會像是要寫一本逆向組裝的鋼彈模型說明書。一般在解剖時，醫學系會分組進行，每組再細分個人的操作範圍，我負責後頸，你負責腋窩，如此進行。基本上整本解剖手冊我們都會看，但只有負責的範圍會去細寫、繪圖解剖的順序與步驟。

我們暑假的夥伴包下了一間青年旅社，在那邊沒日沒夜的抄寫、繪圖。教授給我們三天的時間，算了算，這三天除非都不睡覺，不然不可能完成。我們在青旅的交誼廳一直畫一直寫。寫累了我們就會去洗手、洗臉，因為那間青旅的洗手乳和解剖室用的是同一款，會讓我們想起努力的意義，以及老師們的犧牲大愛。

我想起在原校大體解剖的最後幾天，那時跑臺考已經結束，成績下來已經確定被當。我仍用力的擦拭著解剖臺，認真掃地，真的很抱歉，我只有這些東西做得好。

大體老師臟器回填，縫起，慰靈公祭後就要送火化。家屬說，人已經走很久了，只是肉體還在，眼淚早已枯乾。我們把老師們裝進簡易大方的棺木，送到地下室準備上禮儀公司的車。我和幾名同學立正，敬禮，最後一次說：「謝謝老師。」

一行眼淚從我臉龐滑過。被當的人有哭的資格嗎？對不起，說過無數次的，我會更努力、更聰明、更謙卑、更

俐落、更勇敢。

臺北一〇一外下起了雨，巨片的落地窗望出去，整座盆地像是一碗熱湯。

場復時，活動總監衝了過來，叫我和馬哥停止一切動作，立刻到地下室集合。我們轉了幾次貨梯下樓，耳邊不斷傳來別層在裝修時釘槍的聲音。來到地下室，滂沱的雨聲在空間裡迴盪，工作人員丟給我們一件輕便雨衣，叫我們趕快把車子騎出去，在指定地點等雙層載運車。原來是活動時間沒抓好，試乘車先回汐止原廠了，但現場的兩臺展示車還沒載走，又因為活動申請和周邊停車等亂七八糟的理由，要我們先把車騎到附近等待汐止的回頭車。

騎出坡道，沿信義路往象山的方向騎，馬哥突然在停紅燈時回頭跟我說，走啊，騎去爽一下。我提醒他，車子沒掛牌，工作人員要我們在附近等，不要亂跑。

「九萬多的車子你買得起嗎？你配騎嗎？現在全臺灣就只有我們有這臺車，不騎對不起自己吧？」

瘋了。當我們把厚如電話簿的解剖操作步驟報告放在助教桌上時，他不斷說，你們真的瘋了。他打了電話給教授，點了點頭，掛掉後告訴我們：「還缺一個考試成績。」

什麼時候考？我問。

現在，RIGHT NOW。助教說。

助教說我們剛把整本解剖抄完，應該很熟沒問題。不用考多高，及格就好。我們被安排進一間閒置的教室，整個空間瀰漫白板筆的味道，讓人有點反胃。借不到冷氣遙控器，我們把教室內所有窗戶都打開，耳邊傳來排球系隊暑訓的喊聲。

停筆的那一刻我轉頭望向窗外，餘光看見幾名同學趴下的身影，體力用盡，油箱見底。視線有點模糊，暑假過於熱情的陽光灑落在整排的苦楝樹上，花季已過，果實是橘褐色的。考卷交上去的時候，助教說，好不容易考進醫

學系，好好珍惜啊。

人生中錯過許多機會，然後再去挽回，暑假、花季、考試，總是被趕，又總是再追。

騎出信義路，快到南港。我穿著白色的輕便雨衣，看起來有點滑稽。也許馬哥說得對，我根本不配騎這麼好的車。九萬多塊，差不多是我每學期的學費、書籍費、宿舍錢。

你覺得會賣嗎？我又問了一次馬哥。

「絕對不可能，沒人會買。」馬哥說機車就該怎樣怎樣的，要知道自己的身價。後面又繼續講了一大串我沒聽見，油門灌下去，只從後照鏡中看見碎唸的口。

逃嘛，我最會了啊，逃避責罵，錯誤的努力，苟且倖存，偷偷喘一口氣。

雨還在下，望向路邊櫥窗中的倒影，雨絲在背上長出迷濛的白絨，像是一件醫師的白袍。我早就學會狼狽的時候繼續微笑，但這打在身上的雨，怎麼會那麼痛？那麼重呢？

## 作者簡介——左耀元

左耀元，筆名莎崗、DXI，輔仁大學醫學系畢。想像朋友（IF）寫作會一員，Podcast 想像文學收音機——「雙元大橋出來瞧」節目主持人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等，作品入選九歌小說選。曼城（Manchester City）球迷。人生第一次投文學獎就是投臺北文學獎，十二年後終於獲獎。

## 評審意見——房慧真

此文難得寫出白色巨塔內微妙的階級性，競爭彷彿細胞演化，是天之驕子自帶的基因，也需分出牛前牛後。來到體力粗工活的營生裡，「牛後」不必然能成為「雞首」，相同的是勝者為王的現實法則。作者在白袍與藍領、藥水與汗水，大體解剖室與棺材般的貨梯……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中，身分階級參差交錯。展場打工、醫學院重修的雙線並行敘事模式，兩條平行線縫合絲絲入扣，銜接不著痕跡，具流動影像感的蒙太奇手法，是高難度的書寫技巧。